

史

外

九

史外卷二十六

熊尙書傳

公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裨將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統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罪盧象昇未褻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



史外 卷三  
迅也爲昌嗣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  
事俞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鄖  
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悞國之臣宜罪  
不報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  
往返謹隨其後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  
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得濫  
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躡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  
人借途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  
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

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  
始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  
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  
召還上䟽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  
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  
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  
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  
北開屯設府曾輿窺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  
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



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鏐是逞近  
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  
復厥衛夫厥衛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  
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  
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冶  
不萌而維城可恃先帝隆重武臣而

十無一二

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  
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  
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而客氣是屏先帝倚任內臣而

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  
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  
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  
者必用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  
鍼公爭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公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  
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陞辭言朝端議  
論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  
竟晉詹尹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  
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



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  
日稅駕何地耶不報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公責其棄  
主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起兵應魯王擢右僉都御史督  
師防江進兵部尙書唐王立閩中鄭彩憾公遣兵潛害之  
並其幼子投海中

汪有典曰公於烈帝之時疏凡數十上所揣敵情無不中  
而援勦機宜百不行一顧以其言之過激而斥逐之夫言  
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善種不能生  
於礪地蓋自古歎之矣復何望於屍居餘氣之福王乎

曾留守傳

公諱櫻字二雲一字仲含峽江人萬厯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厯郎中天啟二年出知常州府公持身嚴毅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公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畱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公不從實移檄以爾汝侮之公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當是時逆閹盜柄羣小構煽矢集東林矯旨折毀書院符檄旁午勢如雷霆人人惴恐公獨立不懼而周全善類益



力高公攀龍繆公昌期李公應昇被逮公助之貲而經紀  
高公死後事爲文祭之邑令吳某繫高公長子世儒至常  
州公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魚肉耶  
匿世儒不使出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公諷士龍  
逃去得免武進孫公慎行亦忤忠賢當戍公緩其行忠賢  
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叅政分守漳南擊賊屢有功而  
數被讒搆十五年以山東巡撫王永吉失陷州縣故被誣  
下刑部獄公於十四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  
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已乞假歸論前事永吉擢總督而公

奪官逮下獄不十日而京師陷唐王稱號福州起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進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淵閣王駐延平公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當虐焰焚炙之日不有出萬死不顧一身之人以扶持而左右之則善人君子旣無噍類而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方公與高繆諸公講學東林其意氣固已薄日月而震河嶽然豈意禍之至此極哉及罹禍也發爲文詞淋漓慷慨不少瞻徇當時題揚忠烈之疏而書詩



於箠者不旋踵被戮公竟昧之耶且完卵於覆巢而緩孫  
毛二公之戍亦曰道在我者當如是耳卒之履尾不啗非  
公所料而國亡與亡又分內事矣

張相國傳

公諱肯堂字載寧江南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禎之際寇氛日熾專征之帥多主招撫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皆以撫敗矣熊文燦復踵故智鄖西之戰左良玉與獻忠角獻忠剗而走左師追之一晝夜蹕七百里獻忠窘甚乞降良玉謀執而誅之文燦謂殺降不祥力庇之無何獻忠叛良玉上其狀文燦逮斬西市以閣臣楊嗣昌代之嗣昌楊鶴子而黨於文燦亦主撫公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



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帝以偏執意見責之而嗣昌卒以撫敗自殺公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業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

者將兼顧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  
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爲其指揮乎抑  
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不問中  
樞冥冥而決諸臣瞶瞶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  
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帝納其言  
下所司詳議遷大理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  
南都不守唐王自河南來閩遂與巡按吳春枝南安伯鄭  
芝龍在籍禮部黃公道周奉王監國拜公吏部尙書丙戌  
唐王被執公以私財募兵海上丁亥魯王浮海至澳約公



共事遂與閣臣劉公中藻等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  
漳浦海澄等三十七縣軍聲頗振己丑還舟山拜大學士  
辛卯 大兵破福安劉公死之遂進逼舟山王復航海命  
公與兵部尙書李公向中城守城破公南向坐令四妾一  
子婦一女孫先死乃縊李公被執北帥呵之曰聘不至捕  
而至何也李公抗聲曰向則辭官今就死耳遂不屈而死  
汪有典曰嗚呼賊之以撫愚明卽金之以和愚宋也主計  
者甘受其給以苟目前之富貴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  
謀只是招蓋今古一轍也按臣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

能勦之物力俱從撫裏錯過豈不深可痛哉蓋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廬室積聚皆在其內馮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顔行勝則乘機四出剽掠不出一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



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  
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  
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  
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憤爭而相殘殺徒步裸裎以趨  
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蝗之相聚散耳起弓馬  
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眾器  
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  
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  
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强者甘爲賊用卽撫之而內